

先以病後設病 詳予の診再定方脈 治真陽和熱論及
 論陽脫逆及坎離 養血金天又置介款 辨陰陽三症 治西感症 治假性症
 辨陰陽三症 治西感症 治假性症
 辨陰陽三症 治西感症 治假性症

全部經以先議後首而用治後
 之意想揣摩察病情時見逆後



周之良

寓意草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周

至

州

寓意草自序

聞之醫者意也一病當前先以意為運量後乃經之以絲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意是也醫孰無意而淺深絲是柄鑿絲是經度絲是而病機之安危倚伏莫不繇是意之凝釋剖判荒茫顧不危耶大學誠意之功在於格致而其辨尤嚴於欺慊之兩途蓋以殺機每隨於陰幽而生機恒蘊於粹白莊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萬一肺腑能語升墜可憐先儒人鬼關之辨精矣昌謂醫事中之欺慊即衆人之人鬼關也奈何世之業醫者輒豔而稱儒儒之誦讀無靈者輒從而言醫究竟無主之表二三雜揉醫與儒之門兩無當也求其拔類者長沙一人而已代有詰人然比之仙釋則寥寥易於指數豈非以小道自隘莫適三氏淵源乎夫人生驅光逐景偶影同遊欣慨交心況於生死安危忍懷仁悻芸芸者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虛惟無萌於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誠格一物即致和尚恐逐物求知乃終日勤病不知病為何勞而欲生其意之隨舉隨當也不亦難乎昌於此道無他長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無不靜氣微心呼吸與會始化我身為病身負影隻立而伸吟愁盡恍惚而來既化我心為病心苟見其生實欲其可而頭骨腦髓捐之不惜倘病多委折治少精詳早已內照他病未痊我身先悴淵明所謂情無假以故不能廣及然求誠一念多於生死輪上寂寂披迴不知者謂昌乃從紙上得之夫活法在人豈紙上所能與耶譬之兵法軍機馬上且不能得況於紙上妄說孫吳但令此心勤密在先冥靈之下神挺自顯適年先議病後用藥如射者引弓預定中的之高下其後不失亦自可觀何必剗腸濇肺乃稱奇特哉不揣欲遍歷名封大彰其志不謂一身將老日能日紛三年之久不鳴一邑幸值諫議直臣胡老先生建言歸里一切修舉悉從朝廷起見即昌之一得微長并蒙

各外引契參定理素之近理者命名寓意草捐貲付梓其意欲使四方周覽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慈痛

論金道實真陽上脫之證

辨袁仲卿小男死證再生奇驗并詳誨門人

治金鑑傷寒死證奇驗

治錢仲昭傷寒發癰危證奇驗

辨黃起潛黃曙修時氣傷寒治各不同附戴陽證

答門人問蔣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推原陸中尊瘧患病機及善後法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釋門人之疑

辨痢疾種種受證不同隨證治驗共七案

面議陳廉質臨危之證有五可治

論聞君求血證兼疾證治法

面論顧季掖乃室奇證治之奇驗

治陸令儀乃堂肺癰奇驗

答門人問州守錢市聲先生吐血治法

辨黃咫旭乃室膈氣危證宜用緩治法果驗

論吳聖符文學單腹脹治法

與門人定議病式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證治驗并詳誨門人

辨徐國植傷寒疑難急證治驗

治傷寒壞證兩腰僂廢奇驗

辨王玉原傷寒從餘熱并永定善後要法

論內傷轉瘧宜防虛脫并治驗

力爭截瘧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面議何茂倩令嬖病單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面議少司馬李萍槎先生誤治宜用急療之法

論黃湛侯吐血暴證治驗

論顧枚先失血證治病機比常不同

面論姜宜人奇證與交腸不同治法迥異

面議郭台尹將成血蟲之病

治李思萱乃室膈氣危病奇驗

面議倪慶雲膈證臨危再生奇驗

面論大司馬王岐翁公祖耳鳴用方大意附答

直叙王岐翁公祖病中垂危復安始末

直叙立刻救甦劉鶴梅不終其用之故

論江冲寰先生足患治法

論浦君執喘病療治之法奇驗

辨江鼎翁公祖顧養天和宜用之藥

詳吳太封翁疝證治法并及運會理創冠之事

論顧明仲痞塊錮疾根源及治法

論楊季衡風廢之證并答門人四問

議沈若茲乃郎腸癖危證并治驗

直叙顧謨明兩郎佈痘為宵小所誤

論錢小魯嗜酒積熱之證治法不同

治吳添官乃母厥顛疾乃自病真火脫出之驗

華太夫人餌木方論

與黃我兼世兄書

論士大夫喜服種子壯陽熱藥之誤

直推王岵翁公祖病後再候貽惠

面論徐嶽生將成痿痺之證

論錢太封翁足患不宜用熱藥再誤

論吳吉長乃室及王氏婦肺病誤藥之治驗

論張受先先生漏證善後之宜

詳辨諫議胡貞臣先生痰飲小恙并答明問

論袁聚東痞塊危證治驗

治葉茂卿小男肺病奇證効驗并詳誨門人

辨治楊李登兩女奇證奇驗

論劉筠翁長郎失血之證

面論李繼江痰病奇證

論體盛絕孕治法

陸子堅詞攝方論

辨黃鳴軒臂生癰癰之證并治驗

論治傷寒藥中宜用人參之法以解世俗之惑

先議病後用藥

南昌喻 昌壽言者

從上古以至今時一代有一代之醫。雖聖神神明。分量不同。然必不能舍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識病。識病然後議藥。藥者所以勝病者也。識病則十百藥中。任舉一二種用之。且通神不識病。則岐多而用眩。凡藥皆可傷人。況於性最偏駁者乎。邇來言醫者。最驚愚俗。遂成一議藥不議病之世。界其大柱。不可勝悼。或以為殺運使然。不知天道豈好殺惡生耶。每見仕宦家。診畢即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論病從何起。藥以何應。致庸師以模稜迎合之術。妄為擬議。治藥之不效。多由於無藥。非無藥也。可以勝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議用也。危哉。靈樞素問。甲乙難經。無方之書。今不考。而後求一切有方之書。奉為圭寶。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脈因症治一書。先論脈。次因於症。後過論治。其書即不行。而心法一書。群方錯雜。則共宗之。又本草止述藥性之功。能人不如嗜。又經氏經疏。兼述藥性之過。劣則莫不縣之。時後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適人之用。其過劣不必言也。言之而棄置者。最失。豈不將本草諸藥。盡行刪抹。獨留無過之藥五七十種。而用之乎。其於周禮。令醫人採毒藥。以供醫事之旨。及歷代帝王。悉本草而未備。而博采增益之意。不大刺謬乎。欲破此惑。無如議病精詳。病經議明。則有是病。即有是藥。病十變。藥亦十變。且勿論造化生心之妙。即某病之以某藥為良。某藥為利。者。至是始有定名。若不論病。則藥之良毒。蓋何從定之哉。可見藥性所謂良毒。蓋與病體所謂良毒。蓋不同也。而不知者。必欲執藥性為去取。何其陋耶。故昌之議病。非得已也。昔人登壇指顧。後致不爽前言。聚米如山。先事已饒。頃盡醫雖小道。何獨不然。昌即不能變俗。實欲借此榜。撞開發病機。其能用不能。用何計焉。胡白臣先生曰。先議病後用藥。真金匱未抽之論。多將煊煊。不可救藥。是能議病者。若藥不賤。賤厥疾不瘳。是能藥者。

聖門人定議病方

某年某月某地某年。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勢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某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便滑澀。無有脈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異。何脈重見。其症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外依經斷為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其藥。宜用何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為加減。和合其效。驗定於何時。一詳明。務令纖毫。不爽。起眾信從。允為醫。附於式。不必演文可也。某年者。年上之干支。治病先明運氣也。某月者。治病必本四時也。某地者。好高卑。燥濕。五方。異宜也。某齡某形。某居。某氣者。用之合脈。圖萬全也。形志苦樂者。驗七情勞逸也。始於何日者。察久近傳變也。歷問病症。藥物。驗否者。以之斟酌。已見也。晝夜孰重者。辨氣分血分也。飲食二便者。察腸胃平和也。三部九候。何候獨異。推十二經脈受病之所也。二十四脈。見何脈者。審陰陽表裏。無差忒也。依經斷為何病者。正則言順。事成如律度也。標本先後。何在者。識輕重次第也。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者。求一定不差之法也。七方。大小緩急。奇耦。複乃藥之制。不敢亂也。十劑。宜通補瀉。輕重滑澀。乃藥之宜。不敢泛也。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者。用藥最上之法。寒熱溫涼。平合之。酸甘辛苦鹹也。引湯名為加減者。備古不自用也。刻効於何時者。速效。辨之。不差。以病之新久。五行定症期也。若是則醫案之在人者。工拙自定。積之數十年。治十萬人。而不爽也。胡白臣先生曰。此如條理。始終智聖之事。已備。

論金匱遺方上脫之症

金匱遺方之珍。左尺脈和平。右尺脈如控弦。如貫索。上中其鏡子為之。駭曰。是病枝葉。未有害本。寧先撥。必得之。醉而使內也。曰。誠有之。但已絕。慈三年。服人參助許。迄今。諸無所苦。惟聞目轉。則身非已。有恍若離魂者。然不識可治與否。予曰。可治。再四求疏。方未知方中之音。歸諸。問人因請。妾子。曰。凡人佳治。當

前賢以明得意又助之以藥五臟翻覆定筋縱弛百脈動搖以供一事之樂不知難為繼也嘗有未離女軀傾刻告殞者矣是病之有今日者幸也絕
三年此丈夫之行可收桑榆者但不知能之否乎抑為之不能乎不為者一陽時生斗柄常運不能者相安於無事而已夫人身之陰陽相抱而不脫是以
百年有壽故陽欲上脫陰下吸之不能脫也陰欲下脫陽上吸之不能脫也即病能非一陰陽時有元戰旋必兩協其平惟大醉大勞亂其常度一氣非之脫
離所爭不必其多即寸中脫出一分此一分便孤而無耦使營魄不能自主治法要在尋其歸漏而緘固之斷繁立極煉石補天非飾說也若不識病所而博
搜以冀一獲雖日服人參徒竭重寶究鮮望益上脫者妄見妄聞有如神靈下脫者不見不聞有如驚蟻上脫者身輕快而汗多淋漓下脫者身重著而肉
多青紫皆有新貴人馬上揚揚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逝者此上脫也又有人寢而遺精身如被杖九竅出血者此下脫也其有上下一時俱脫者此則暴而
又暴不多經見者其有左右相崎而脫者右從下左從上魂升魄降同例也但治分新久藥貴引用新病者陰陽相乘補偏救散宜用其偏大者陰陽漸入
扶元者正宜用其平若久病誤以重藥轉增其竭絕耳引用之法上脫者用七分陽藥三分陰藥而反服從陰以引其陽下脫者用七分陰藥三分陽藥而畫
服從陽以引其陰引之又引陰陽忽不覺其相把雖登高臨深無所恐恐於差攻更無所傷矣經云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正謂此也善調者使坎中之真陽上升
以週身之氣如冬至一陽初生便覺官能飛天地禽然從其陽使離中之真陰下降則週身之氣如夏至一陰初生便要蟄迷應天地禽然從其陰是身中原
有大藥豈區區草木所能方其萬一者耶 胡函臣先生曰言脫微矣言治脫更微蓋天地其猶橐籥理固然也

金匱遺書後案

金匱遺書前案次年始見而問治焉今再伸治法夫道賓之病真陽上脫之病也真陽者父母構精時一點真氣結為露水小珠而成胎之本也故胎在母腹先
結兩岐即兩腎也腎為水藏而真陽居於其中在易坎中之陽為真陽即此義也真陽既以腎為窟宅而潛伏水中凝然不動應與一身相管攝是以足供百
年之用惟夫縱慾過度腎水日竭真陽之面目始露太陽上者親上者也至於露則鼻汗淋漓目中有光面如渥丹其飛揚越越執從把握之哉所謂神魂飄
蕩三年未有寧宇也故每歲至冬而發至春轉劇蓋無以為冬水收藏之本無春木發生之基以故腰脊牽強膝脛縮而不舒且眩掉動搖有風之象總由自
伐其生生之根耳夫生長化收藏之運有一不損其職便為不治之症今春藏者少春生者更少為不治無疑矣而僕斷為可治者以有法治之也且再經寒
暑陰陽有漸入之機而驗之人事三年間如處絕域居園城莫必旦夕之命得於懲創者必深夫是以知其可治也初以前刺治之劑中兼用三法一者以瀉
固脫一者以重治法一者以補理虛緣真陽散越於外如求亡子不得不多方圖之服之果獲大效於是為外迎之法以導之更進而治其本焉治本一法實
有鬼神不覩之機未可以言語形容者姑以格物之理明之蓋魚牛頭者必置於類魚池中不則其魚飛雷雨而冉冉騰散蓋魚雖潛物而性樂於動以介類
沈重下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同氣相求理通至奧也故治真陽之飛騰肩越不以龜鼈之類引之下伏不能也此義真與黃帝主而告平成施八索以
維地脈同符合機前案中所謂斷數立極早已言之矣然此法不可清也清則魚氣亂於下矣其次用半引半收之法又其次用大封大固之法封固之法世
雖無傳先賢多有解其旨者觀其命方之有云三才封髓九者有云金鎖正元曰蓋封鎖真陽不使外越意自顯然先得我心之同矣前江鼎翁公祖案中
案中加油則燈愈明爐中覆灰則火不熄之說亦早已言之矣誠使真陽復返其宅而凝然與真陰相繼然後清明在躬百年壽保無患然道賓之病始於溺
情今雖小愈倘無以大奪其情勢必為情所壞惟是積精以自剛積氣以自衛積神以自王再加平日之把持原乎今天之矜非令斤所能驟傷者若以其
時之久而難於忍耐也彼立功異域噓書易庭自始得生還者夫獨非人也歟哉前案中以絕慾三年為大丈夫行可收桑榆者亦早已言之矣今以藥石
生之更不勝不以古言繼之徒不自度量擬以一筆障住視也其能乎不能耶 胡函臣先生曰妙理微機一經抽發真有一彈而三不樂一微而終日悲者

素件... 已垂絕... 醫曰... 願聞其說... 冊顯言其... 利用五積... 多以致胸... 坐臥思者... 於是煎中... 為食之未... 忽言一聲... 案便可免...

附沙宅小兒治驗

衡沙無翼門王生之表兄也... 床皆污至... 反得謗罪... 瀉止而動... 他醫繞用... 得其轉為... 曰驚風一... 破天下後... 熱熱感則... 為奇特之... 之名相傳... 上額交頰... 中千死萬...

剖疑問如方書中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為醫風之說樹幟曾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一經早已身強汗多筋脈牽動人事皆沈沈已極於本經湯藥亂投死亡接踵何緣見其傳經解散耶此所以誤言小兒無傷寒也不知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者獨多世所妄稱為驚風者即是也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即愈為貴若經畫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剛症無汗未應多汗小兒則應少未應多世醫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驚風為名而用參耒附等藥開其腠理熱邪不得外越亦為大害但此金石藥為毒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微其出表不當固其入裏也仲景原有桂枝湯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為治毫毫不宜詳細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感其感冒於初原與小兒無別醫者相傳稱為產後驚風尤堪笑破口爛要知吾國醫風之說非謂無驚風也小兒氣怯神弱凡遇異形異音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身多煩多哭嘗過於分別不比熱邪寒邪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投鏡全然不聞者細詳勘驗自識驚風驚空之謬子聖既遊吾門日引月明勝義洗滌肺腸忽然靈悟頓開便飲上池無二若但於言下索解則不能盡傳者多矣門人又問曰傷寒原有一表一裏之法今謂熱邪當從表出不當令其深入則裏藥全在所謂氣豈於古法有未合者歟答曰此問亦不可少古法甚明但後人圖善不憚耳蓋人身一個殺子包着臟腑在內從殺子上論即骨亦表而從近殺子處論即膀胱尾間之關亦出表之路也在外以皮毛為表之裏在內以大小孔道為裏之表總觀熱邪從外出也惟有五臟之間精神魂魄意之所居乃真謂之裏而不可令外邪深入耳如蓋至人家近大門則驅從大門出皆非自全之道也誤觀心肺脾肝腎之內並無血脈皮毛肌肉筋骨而所主者乃在外之血脈皮毛肌肉筋骨則安得以外者耶即名為表邪所以傷寒之邪入內有傳腑傳臟之不同而傳腑者有淺深之不同胃之腑外主肌肉而近大門故可施解肌之法內通大小腸而近後門故間有可下之法至膽與肺則深藏肝葉乃寢室之內去前後門俱遠故汗下兩有不宜信從和解而已若傳至三陰則已舍大門而逼近寢室設無他證者制惟有大開後門極力攻之使從大便出耳今之治傷寒者誤以包藏腑之殺子分表裏故動輒垂鍼試如五臟深藏於殼內而分主在外之血脈皮毛肌肉筋骨也胸中了然矣門人又問曰發汗解肌已平五臟奉之為主之誨心地頗開但尚有一疑不識人身之頭何臟為主耶答曰頭為一身之元首第然居上乃主臟而不奉藏者也雖目通肝耳通腎鼻通脾肺通心通舌通心不過借之為戶牖不得而主之也其所主之臟則以頭之外殼包藏腦髓腦為髓之海主統一身骨中之精髓以故老人髓減則頭領頭深也內經原有九臟之說五臟加腦髓骨脈膽力子胞神臟五形臟四共合為九豈非腦之自為一臟之王耶吾謂腦之中雖不藏神而腦之上為天門身中萬神集會之所泥丸一宮所謂上入景也惟致虛之極者始能寧漢不運子靈奈何妄問所主耶凡傷寒頭項疼之證者用輕清藥微其邪從上出所謂表也用掃蕩藥掃去腦中黃水所謂裏也若熱已平復當慮熱邪未盡用下藥時大黃必須酒浸諸酒力以上達所謂烏巢果縮射而取之之法也今世治大頭瘟一證皆從身之軀殼分表裏不從頭之軀殼分表裏是以死亡莫救誠知腦之自為一臟而賴力以攻之思過半矣

辨黃長人傷寒疑難危證治驗并詳論門人

黃長人犯房勞傷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日外忽發冷沈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請余至一醫已合就薑桂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姑俟診畢再三問其妻謀主家自疑陰證言之不入又不可以理服只得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關係重大吾與大各立據承倘至用藥差誤責有所歸醫者曰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耳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並無請用藥余以調胃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茶少頃又熱服半茶其醫見厥漸退人漸醒知藥不誤辭去仍與前藥服至利於人事大清分發渾身壯熱再與大藥一劑熱退人醒而病除人問曰病者余公曾見先生確知病源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吾人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

治法

陰邪

此病

之誤

有字

是

無字

之誤

有字

是

無字

之誤

有字

是

面白通體令手便利石不身身多睡則人事不舉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自感者蓋不問諸書類載陰陽二辨為一門即明者猶為所混況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感傷寒也豈無不為陰厥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誤之陰極莫救致冤鬼夜啼尚不知悟緣由傳脈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熱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來之非陰乘無陽之比況病者始能無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發安得以厥陰之倒為治耳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言與厥相應則病且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微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為痺厥而能食恐為除中厥上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熱厥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勢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直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為陰證立方也蓋傷寒繞一發熱發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陽陽之證相去天淵後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或法轉相致尤不知治陰證以救陽為主治陽寒以救陰為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血肉充感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黃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燬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陰熱在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況敢助陽劫陰乎證法方法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證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達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為子輩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 胡因臣先生曰性靈自啟應是軒岐堂上再來

治金鑑傷寒死證奇驗

金鑑春月病瘧治二旬釀成極重死證壯熱不退譫語無倫皮膚枯槁胸膈板結舌捲唇焦身跽足冷二便略通半渴不渴面上一團黑滯從前諸醫所用之藥大率不過汗下和溫之法絕無一效求救於余余曰此證與兩感傷寒無異但兩感證日傳一經三日傳經已盡即死不死者又三日再傳一週定死矣此春溫證不傳經故雖邪氣留連不退亦必多延數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其陰證陽證兩下混在一區治陽則礙陰治陰則礙陽與兩感證之病情符合仲景原謂死證不立治法然曰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又謂治法在人神而明之未嘗教人執定勿藥也吾有一法即以仲景表裏二方為治雖未經試驗五天機動動自動發生變化若有鬼神相助必可效也於是以前黃附子細辛湯兩解其在表陰陽之邪里發皮間透汗而熱全清再行附子瀉心湯兩解其在裏陰陽之邪果獲胸前活法人事明了諸證俱退次日即思粥以後竟不需藥只此二劑而起一生於九死快哉

辨徐國補傷寒難急證治驗

徐國補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掌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啟身卧地上展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洵急以承氣與服余證其脈洪大無論重按實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證奈何認為下證耶醫曰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多若此再以人參附子乾薑服之踰牆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高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純陰之藥重刺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嚥情已大露豈水尚不欲嚥而反可用大黃芒硝乎天氣燠甚必有大雨此證頃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謂大熱為陽證則下之必成結胸更何慮也惟用薑附可謂補中有散并可以散邪退邪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誤吾任其咎於是以前附子乾薑湯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更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責與計陽微之狀始者蓋與前藥劑微汗熱退而安 胡因臣先生曰先生雄辯可以當仁

治錢仲昭傷寒發危證奇驗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痛服表汗藥疹止數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通身紅腫神昏譫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頻數赤赤尿見緊小而急謂曰此證全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盡乾以故神昏譫語若極轉重即刻死矣自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尚明乃平日足養聲水有餘如卑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便仍通乃陰氣未絕之徵尚可治之不用表裏重劑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足以療此症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刺損利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須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飢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頓進五七劑為得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脈和食進其病自化 胡臣臣先生曰病與藥所以然之故森森發

治傷寒壞證兩腰傷寒奇驗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證兩腰傷寒臥床徹夜痛百治不效求診於余其脈亦平順無患其痛則此前大減余曰病非死證但恐成廢人矣此證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刀刺尚有邪正互爭之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為家相安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豈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感額欲為救全而無治法諱思良久謂邪熱深入兩腰血脈久閉不能復出只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虛攻之必不應乃以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服後即能強起再微煎意為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然有自來仲景於結胸證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證氣多故以此法瀉心然則在下之證血多獨不可倣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弟傷寒兩腰傷廢痛楚不覺思慮僥倖用此法二劑而愈 胡臣臣先生曰金針雖度要解鑄古鎔今始能下手

辨黃起潛暈時氣傷寒治各不同

黃曙修與乃翁起潛看月同時病溫乃翁年老而執輕暈修年富而執重故重者冬不藏精體虛不任病耳余見其頭重着枕身重着席不能轉側氣止一終不能言語問其脈象於表于里中用人參七分伊表症施濟濟卿恐其家婦女得知不與進藥暗增人參入藥服後汗出勢減次日再於和解藥中增人參一錢與服服後即大便一次曙修頗覺輕爽發疑下藥之早也遣人致問余告以此證表已解矣裏已和矣今後我調即日向安不必再慮往診見老翁病尚未愈頭面甚紅謂曰望八老翁下元虛弱陽浮於上與在表之邪相合所謂戴陽之證也陽已戴於頭面不知者更行表散則邪陽飛越而危殆立至矣此證從古至今只有陶節庵立法甚妙用人參附子等藥收拾陽氣歸於下元而加蔥白透表以散外邪如法用之即愈萬不宜遲其家父子俱病無人敢主且疑為偏僻之說旋即更醫投以表藥頃刻陽氣升騰肌膚更起又頃刻寒顫咬牙渾身凍裂而逝翁雖海濱一氓留心醫事富國之略而膏志以沒也良足悼矣其醫於曙修調理理仍行代致元氣日漸漸絕曙修卷六十餘日方起於床愈後凡遇戚友家見余用藥率多訾議設知當日解表和中俱用人參肯捨命從我乎是其所以得全者藉於濟卿之權巧矣

附傷寒戴陽證

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日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臥脈亦豁大而空謂曰此證頗奇全似傷寒戴陽證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宜用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且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為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覺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覺片刻又為寒劇添同服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覺咳嗽復不作詢其脈所靜矣連服麻黃藥四劑脈漸靜息然後和傷風亦有

辨王王原傷寒後餘熱并水定差後要法

王王原昔年感證治之不著一身津液盡為邪熱所燔究竟十年餘熱未盡去右耳之數當閉全真復病感纏綿五十多日面足浮腫臥寐不安耳間氣往外觸蓋新熱與舊熱相合損損為患是以難於去體醫者不察其綱終膠結之情治之茫不中竅延至秋深金寒水冷病方自退然淺者可退深者莫由速退也面足浮腫者肺金之氣為熱所逼失其清肅下行之權也臥寐不安者胃中之津液乾枯不能內榮其魂魄也耳間大氣外出者久閉之氣氣來不覺今病體虛中無阻隔氣逆上冲始知之外病雖愈而飲食雖餌之內調者尚居其半特舉二事大意为凡病感者明差後之法焉蓋人當感後身中之元氣已虛身中之邪熱未清於此而補虛則熱不可除於此而清熱則虛不能任即一半補虛一半清熱終屬模糊不得要領然舍補虛清熱外更無別法當細辨之補虛有一法一補脾一補胃如虛損後脾氣衰弱飲食不能運化宜補其脾如傷寒後胃中津液久耗新者未生宜補其胃一者有胃壞之殊也清熱亦有二法初病時之熱為定熱宜用苦寒藥清之大病後之熱為虛熱宜用甘寒藥清之二者亦胃壞之殊也人身天真之氣全在胃口津液不足即是虛生津液即是虛補故以生津之藥令甘寒濕熱之藥而治感後之虛熱如麥門冬生地黃牡丹皮人參梨汁竹瀝之屬皆為治法仲景每用天水散以清虛熱止取滑石甘草一甘一寒之義也設誤投投參者參木補脾之藥為補虛不并邪熱而補之乎至於飲食之補但取其氣不取其味如五穀之氣以養之五米之氣以充之每日之間便覺津液汗透將身中蘊蓄之邪熱以漸運出於毛孔何其快哉人皆不知此理急於用肥甘之味以補之目下雖精米健旺可喜不思油膩阻滯經絡邪熱不能外出久久充養完固愈無出期矣前哲有鑑於此宜食淡茹蔬使體暫虛而邪易除乃為貴身目前藥中以浮腫屬脾用苓朮為治以不眠費心用棗仁茯苓為治總以補虛清熱之旨未明故詳及之 胡函臣先生曰傷寒飲食藥餌二法足開脾胃

答問人問將中尊受病致死之因

門人問曰崇明將中尊受病致死之因求肉汁淘飯半碗食畢大呼一聲而逝此何故也答曰今人外感病兼內傷者多用藥全要分別如七分外感三分內傷則治外感藥中宜用緩劑小劑及藥和中之為引庶無大動止氣汗血等害若七分內傷三分外感則用藥全以內傷為主但加入透表藥一味而熱服以助藥勢則外感自散蓋以內傷之人縱有此微外感即時發病不壯感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發也將中尊者向曾見其滿面油光已知其精神外用非求毒之人也惟人欲然不足方有餘地可以應事可以當病若天神米外揚中之所有宜復有幾耶近聞其當情與聲色交濃宵征海內膏蜜烟脂毒氣尚把比頑之成則其病純是內傷而外感不過受露露之氣其露露之邪其中人也但入氣分清道原清經故非發表攻裏所能驅培元氣厚穀氣則邪不驅而自出設以其頭暈發熱認為太陽之證誤表其汗則內傷必轉增而危殆在所必致矣且內傷之人一飽一飢早已生患又誤以為傷寒而絕其食已虛益致腹中餒餓求救於食食入大呼一聲者腸斷而死也此理甚明如飢民仆地即死氣從中斷不相續也又如膈病展轉不能得食臨危每多大呼而逝以無外感之邪亂其神明是以炯炯自知其絕也果有外邪與正交爭其人未死前已昏迷不省矣安得精神若是耶子以望問問切之先早清其鑑可矣門人又問曰每見人之神采外揚者病發後多汗而躁急不寧何藥可以治之答曰上藥王以神治神蓋神既外揚必瀕內手方可逆挽老子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真對證之藥也若夫草木之性則取其氣下達而味沉重者用之恒使勿缺微灌園之例頻頻澆沃之以水而防其枯竭可也門人又問曰臨危索飯之時尚有藥可救否曰獨生湯可以救之吾嘗治一孕婦傷寒表汗過後乃嘔作仲寬之聲知其擾動陽氣急迫無奈今進參湯不可捷得遂以白朮三兩煎濃汁一碗與服即時安妥況人參之力百倍白朮也

論內傷轉虛防虛脫并治驗

袁繼明素有勞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湯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癰疾余診其脈豁大寸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為元陽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危殆求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倘信吾言今晚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汁頻服防危渠父不以為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使覺恍惚扣門請放及竟至虛已先發矣余其傷憐恐以人參補住癰熱難救急與益也只得姑俟癰熱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漿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醒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者至道忽先知家人驚以為祟余曰此正神魂之離告耶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驅馬之力追之尚在半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煎藥一副而安 胡白臣先生曰病情上看得委曲周至大開生面

推原陸中並癰患病機及善後法

陸六息先生體偉神健氣旺血充從來無病莊任以後適值奇荒巨寇暴發百倍因而病癰食飲減少肌肉消瘦形體困倦口中時時受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三月大為所苦察脈證因知先生之癰乃饑飽勞佚之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太陽陽明受病邪氣淺而易愈乃至所為苦者緣不識病之所在藥與病邪不相值反傷其正耳誠知病邪專在胃則胃為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區一調其胃而癰立止矣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之機遲也肌肉消瘦者胃主肌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受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而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經見之證病機之最當發明者其候亦陽明胃經之候也內經陽明脈解篇有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及刺癰篇又曰陽明之證喜見其喜見日月光何經文之自為悖謬耶不知此正更虛更虛之妙義而與日輕日重之理相通者也夫陽明得病之花則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恐其刺邪也及其病久則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則時日干支之衰旺其與人身相關之故可類推矣蓋甲子丙戌庚壬者天時之陽也乙丁己辛癸者天時之陰也癰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夫人身之病至於與天時相召亦云亟矣使當日稍知分輕用藥何至延綿若此哉迄今與聚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為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其能升清降濁者全賴中脘為之運用一如天地定位不可無人焉參贊之也先生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而傳入腸中則艱不常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無他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上氣道耳試觀天地間有時地氣上而為雲必得天氣下而為雨則二氣合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氣上升天氣不降則太陰雲塞而成陰晦之象人之胃中亦由是也清濁偶有相不順常自定設有升無降則遲矣故中脘之氣旺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脈水穀之濁氣下達於大小腸從便溺而消胸中何塞塞多有哉此所以培養中氣為亟也中氣旺則濁氣不久停於下脘而臍下丹田之真氣方能上下無礙可以呼之於根吸之於蒂深探其息矣所用六味地黃丸凝滯不行之藥大為胃病所不宜況於濁氣上干反以陰濁之屬楊波助流光無所取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為合法耳 胡白臣先生曰說病機處花雨繽紛令觀者得未曾有

力筆載癰成脹臨危救安奇驗

劉奉來年三十二歲體豐面白夏月慣用冷水灌洗坐臥巷曲當風新秋病癰三五發後用藥載任遂覺胸腹間脹滿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氣喘急二便全無飲食不入能坐不能臥勢頗危急雖延至生家其專主者在他醫也其醫以二便不通服下幾不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病者曰不如死不能救可事而余曰此何病也而敢放膽殺人耶醫曰陽寒陽結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謂放膽余曰世間有不救之傷寒乎傷寒病因

決四溢而作脹全氣除脾氣不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拒去天滯再中水黃腫大難其氣若不脹死腹脹破則不能此一命必絕矣
吾見不到結已之出語家人曰吾去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病家以余逐其醫而含怒私謂醫雖去藥則存且服其藥請來未遑繞取藥道房余從後追至鄰之溝中病者殊錯愕而婉其辭曰此藥果不當服亦未可知但再有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則微色且發聲矣余即以一束而辨數十條而定理中湯一方於後病者見之曰議論反復精透但余未助服安敢輕用大黃藥已與過一劑尚未見行不若今日且不服藥按至明日再看光景亦無可奈何之辭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交刺之界必大汗量眩難為力矣病者曰對好一劑俟半夜果有此證即刻服下何如不識此時尚可否余曰既畏吾藥如虎煎好備急亦通余就客腹坐待室中呼召絕無動靜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發量壯服藥劑亦不見效但略垂片時仍舊作脹進諸病者曰服藥後專度勢不增略覺減可且再服一劑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劑藥料作一劑加人參至三錢服過又進一大劑少加黃連在內病者扶身出廳云內脹大減即不用大黃亦可耐但連日未得食必用大黃些些略通大便吾即放心進食矣余曰如此爭辯遂認作傷寒病不肯進食其要飯嬰兒肉亦無不可於是以前老米煮清湯飲之不數日粒余許以次日一劑立通大便病者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黃但前後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廳問藥余曰腹中原是大黃推湯之泄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腹內難容將大腸攪塞住憑極力努掙無隙可出看其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是為證驗於是以前五苓散本方與服藥後入喉病者即索穢穢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下半桶觀者動色疑稱華陀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後小患傷風取藥四劑與蜜酒雜投及傷風未止併謂治脹亦屬偶然竟沒其功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心指引遂津耳是無居功之意也 胡國臣先生曰世間不少血性男子然肝膽無補者多矣此段轉移全在危疑關頭着力所以為超

詳述陸平叔傷寒危證治驗并擇門人之疑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固其常也秋月猶患三瘧委復受外寒雖連寒熱一症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為瘧後虛邪不知其為新受寒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連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略無寸效昏昏默漫無主持獨留之頃見弟子侄倉皇治本召醫診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當見其脈未大壞腹未大滿小水尚利但筋脈牽刺未停因謂此病九分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痼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瘧之法變用防風通散散成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桂枝為表藥大黃芒硝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為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劑相倣但內有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脈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誤不可再誤耳當晚連服二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秘始通少頃睡去體問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脈不為牽刺但陽明胃脈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許次加柴胡花粉芍藥連翹梔子二派苦寒連進十餘劑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牀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感其虛抑且略一過咳即爾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金不及及礙但於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病以取微效後改用葛根二錢略和胃氣開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用去一一不連短規乃克起九死於一生也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內經云感者責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感而不責其體虛是明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驚末忘本此中奧義吾不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明故不但不惡寒且汗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略顯潮熱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與元氣混為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能成銀色所以神識昏感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能束筋骨

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脈失養而動惕不寧且然經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傳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傳則愈凡此皆指已汗下已傳經之邪為言故中土可以消榮若夫未經汗下未週六經方感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意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平叔之脈弦浮大而短氣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者同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尚利則可治無礙然治較此例倍難者以非一表所能辦也今為子輩暢發其義夫天地包地外天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之實不尸其功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草莫不蕃茂土氣一收萬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在象主自食其德主收藏則是地道有秋久無春真能化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錮諸中土則其土為火燭之焦土而非意沐之沃土矣其土為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沖純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之生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舌始不向唇外吮咂所謂水到渠成過更甘寒一二劑此後絕不置方者知其飲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霖雨霑霑日復一日優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穡之恒耳必識此意乃吾知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氣也生氣回而虛者是矣夫豈不知素虛而反浚其生耶

面識何茂倩今發病單服腹脹脾虛將絕之候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尚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為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皆是悍毒攻劫之法傷耗元氣虧損脾胃不可再之藥縱取效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療此其一也且通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證故瀉肝瀉肺瀉脾瀉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效之時而單單腹腫則中州之地久室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結聚牢不可破蓋因脾胃氣之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尚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壯盛又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為大滿大實必從乎瀉則病後腫與腹後腫將亦瀉之耶此又其一也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唇黑傷脾缺盆平傷心膈出傷脾背平傷肺足平滿傷腎此五者不可治豈是其方立之意皆非為不可治之證而設後人不察概從攻瀉者何耶惟理脾一法雖五臟見不治之證而能治者尚多此又其一也張子和以汗吐下三法剷除百病後人有謂子和之書非子和之書乃麻僊君之友者誠為知言如常中明云世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此則過信劉張之學而不顧元氣虧劣耳所以凡用劫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速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見之方謂何物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為猛藥所攻即以此身之元氣轉與此身為難者豈有如驅良民為寇之比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置其然哉明乎此則有培養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有招納一法升舉陽氣是也則有解散一法開胃健脾是也三法雖不言瀉而瀉在其中矣無餘蘊矣 胡適臣先生曰腹滿必從乎瀉然善言瀉者補之中無非瀉也觀者須識此意始得立言之旨

辨痢疾種種變證不同隨證治驗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瀉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因通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九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有似閉口痢狀余診之見六脈皆沉而伏應指撥糊而曰此非痢疾之證乃誤治之證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痢而痢自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止於是以前因誤治引動胃氣作楚如治亂民惟有安之之法若再如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堅持前說即用橘皮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運轉不見藥之功其宜為無功之功也噫今之值主見而圖可奪之功者即生山出壩

陰之邪全診畢即詳云此證仍宜一表一裏但表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諸藥必危之道也仲議以平日深信經取前藥不
疑然疾勢尚未著也及日西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遂服安表裏劑次早診時即能起身出房再與承附
樂三劑全安若不辨證用藥痢疾中幾曾有此等治法乎況於疾未著而早見乎周信用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劇久而不愈至冬月成
休息痢一晝夜十餘行面浮腫肌膚晦黑衣治於余診其脈沈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入於陰之證也吾當以法治之尚可痊愈明日吾携自藥來面治於
是以人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圍椅坐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條條成圈蛋狀置椅褥上墊定時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
前藥遂覺皮膚有津津微潤再既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繼未乾病者心躁更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卧於床上是晚
止下痢二次已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一晝夜止下三次不旬日而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指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
星宰世兄患久痢諸藥不效蘇秦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大有生機但少此一設乾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如久瘧久痢久熱等
證當識此意使其緩緩久久速出表外方為合法若急而速則恐繞出又入徒傷其正耳朱孔陽年二十五歲形體清瘦素享安佚夏月因構訟奔走日中
暑暑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晝夜二三百次不能起床以粗紙鋪於褥上頻頻易置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痛甚厲時如火烙揚手踣足躍擾無余診其脈
弦緊動急不為指捷謂曰此證一團毒火蘊結在腸胃之內其勢如焚焚焚在頃刻若三日外胃腸朽腐矣於是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砂
鍋內煎隨滾隨服下人事稍安片刻少頃仍前躍擾一晝夜服至二十餘碗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藥余診畢見脈數稍
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遂改用生地麥門冬各四兩另研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甘草各一兩煎成和汁大碗嚥之以其來熱暴熱一身津
液隨之奔竄待下痢止然後生津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今脈勢既減則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泥滯潤之藥而不急用乎服此藥車下痢盡止
但遺此少氣沫耳第三日思食甚覺第四日略進陳倉米汁緩緩調至旬餘方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留一線者不可少此僅頭爛額之安耳陳汝
明痢疾發熱如蒸晝夜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危急將絕方請余診其脈數大空虛尺脈倍加洪盛謂曰此兩證而湊於一時之證也內有濕熱與時令外
熱相合欲成痢證尚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為驟寒所乘以致發熱身重不食晝夜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痢清白此因腸中濕熱已蒸成痞
肝魚腦敗濁之形故色雖變而下痢則同也再用痢疾門藥一劑即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邪得汗後熱即微減再以附子理
中湯連進二劑執道身輕能食改用黃連理中湯丸服至旬日全安葉茂卿幼男病痢喉口發熱十餘日嘔噦連聲不斷診其關脈上湧而無根再診其足
脈亦上湧而無根謂其父曰此非喉口痢之證乃胃氣將絕之證也喉口痢者虛熱在胃難遏不宣故覺其飽而不思食治宜補虛清熱兩法此傷於苦寒之
藥不能容食治惟有頻頻溫補一法而已於是理中湯連投二劑不一時痢下十餘行遍地俱溼茂卿恐藥不對證求更方余曰吾意在先救胃氣之絕原
不治痢即治痢人之大小腸盤踞腹中其遠雖神丹不能遽癒其冀公藉藥力催之速下正為美事焉可疑之遂與前藥連服三日人事大轉思食不渴痢
勢亦減四日後止便糟粕以補中益氣湯調理旬日全安此可見小兒之痢縱吸傷胃者多有積熱者少尤不宜輕用痢疾門中通套治法也浦君熱病
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而誤用參朮固表使邪氣深入又誤服黃連涼解大黃推導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痢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
碗嘔至三二次後胃氣漸遂打為一家中藥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盡出即人參濃薑湯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中諸君見及內感俱採余曰
此證可無恐乎余曰在此用藥便有可恃吾豈不知病勢之危但無別人可任姑以靜鎮之而彈力以報知己耳於是以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

擇二味連連與服服後其下奔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執曰前此下痢雖多然尚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余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後勢已大減纔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胡荊臣先生曰閉門造車出而合轍使郡邑醫學中做此議病先衡量所造高下然後用之則可矣

面議少司馬李蔭槐先生誤治宜用急療之法

老先生主體清瘦治法宜靜以御神病邪無從竊入雖食飲素約然三日始一更衣出孔比入孔尤約故精神有餘足以慮周當世而中外倚毗壯猷也偶因大便秘塞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其裏內傷非感也緣素艱大便努傷腸氣故便出則陰乘於陽而寒頃之稍定則陽復勝陰而熱也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此時但宜以和平之劑治內傷補養元氣為上加入外感藥驅導兼行必致內傷轉增奈何先生方欲治腸中之燥醫家又欲除內趨之濕不患燥燥為相之恆可以不治即治之不過潤腸生血亦無不可若乃見為濕熱而用滑利之藥以驅導之則誤甚矣蓋瘦人身中以濕為寶有濕則脾無濕則燥今指燥為濕是猶火為水也且膀胱者水道也大腸者穀道也以三日一便之腸誤用滑藥轉致辟出無度猶不悔悟每一大瀉輒於結滯之力世間豈有濕從穀道而出之理哉不過因主人暫快大腸之潤而誤飾其詞耳詎知滄海不足以寬漏卮而元氣日削乎始知陰陽交勝者漸至交離而陰從瀉傷陽從干傷而寸脈浮而安陽氣越於上關尺脈微而細陰氣越於下不相維附執趨不返矣然汗出尚有時而下痢則無時究竟陰陽之氣兩竭於下便出急如箭肝熱如烙此時尚以滑石木通猪苓澤瀉等分利小水以止泄不知陰虛自致泉竭小便從何得來上令數十年大腸之積蓄盡而初給於胃脫食入母俟停留已掣柄而泥之下注久久胃不能給遂將腸中自有之垢暗行驅下其真其色白如濃垢盡而腸氣亦不留故是周身元氣至寶坐於空虛之府非不服人參大補藥藥力入胃則腸空入腸則胃空便出則腸胃俱空露是下空則上壅胸膈不舒喉間頑痰塞塞口燥咽乾徹夜不寐一切食物惟味蕪質輕者胃中始受而受之此時尚圖養血安神調脾祛痰曠日緩治其不達時宜也其矣夫堂房飲子之決天子公卿咸輕柳金馬寶難重之以策辟力而裏底定請以朝廷破格之法而通於醫藥可乎草野罔識忌諱或者可與圖功耳

附錄

方用人參白朮甘草山藥五味子宣木瓜白芍藥升麻赤石脂禹餘糧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為四君子湯理脾胃之正藥也而不用茯苓者以其寒涼恐傷陰也而用山藥以收肝氣之散五味子以收腎氣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氣之散白芍藥以收脾氣及臟氣之散合之參朮之補甘草之緩升麻之升陰陽兩和俾元氣上者下而下者上團聚於中不散斯脈不至上盛腹不至雷鳴汗不至淋漓肝不至火熱食飲自加便泄自止是收氣之散而中氣固則取四味重覆藉其賴力至於用漆以固鏡藥味多般不同此用禹餘糧石脂者取其賴固下佳之脫也況腸胃之室非二味不填腸垢已去非二味不復其粘着之性所謂下焦有病入難愈須用禹餘糧赤石脂者以是故也又況誤以石之滑者傷之必以石之澀者救之尤有同氣相求之義耶所以必用大劑藥料煎濃膏調一味服下恐藥力清薄不遂其留戀故以吸養之法用之取其緩入非謂一飲盡劑強以所難也先生弗解其意見藥劑過重謂為難用醫者見二味切藥從旁破為不可用不知十劑中淫居其一如七曜經天何可少一曜耶且石指不過土之赤者也餘糧不過土之外剛內柔者也中州土病而引土為治尚謂不宜則諸草木之根莖更無取矣東海西海天下後世有明者出焉理自相同光不自掩必求行其所知則賤者售而病乃殆矣謂之何哉 先生聞名而請極其敬重及見議病議方反多疑意不才即於方末慨嘆數語觀然而別次日先生語感交昨之論轉甚明但石